

飞雪迎春

故事曲艺集



故事曲艺集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征文办公室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2.7. 杭州

飞雪迎春

故事曲艺集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972年8月第一版

1972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72—2·10

定价：0.22元

前 言

今年五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为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使文学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发出了关于“举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征文”的通知。自征文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各条战线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热烈响应，在《讲话》精神指导下，积极进行文艺创作。一个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一支革命化的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文艺创作队伍正在逐步成长。

现从这次征文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里面，挑选了一部分，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故事曲艺、歌曲、美术、摄影等分类编印成集，陆续出版。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编辑出版方面，还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一项长期和经常的任务。希望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继续沿着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向前迈进，为进一步实现毛主席“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伟大号召而努力。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五月

目 录

追马草(革命故事)	金华县	仿 牛(1)
圈猪(革命故事)	富阳县	谢乃才(15)
缺口边(革命故事)	嘉善县里泽公社	吴锦明(26)
金桥(革命故事)	萧山县	吴光松(34)
改灶(革命故事)	富阳县	谢乃才 陆巨梁(44)
传家宝(快板)	长广煤矿公司	李新荣(56)
舅舅上银行(相声)		朱秋僧(64)
途中(相声)	杭州胜利造船厂	唐小凡(79)
飞雪迎春(短篇评弹)		
	浙江省曲艺队《飞雪迎春》创作组	(87)

追 马 草

(革命故事)

金华县 仿 牛

一天，从向阳大队延伸出来的公路上，有两台拖拉机，一前一后，向八面山方向飞驰而去。从速度上看，后面这台比前面那台开得快，看起来好象是在比赛；但是，再仔细看看，前面那台装着满车满斗的马草，后面这台却只装着小半车，它就是运上两趟，也还不如前面那台一次运得多，从这一层上想想，就又觉得不象在比赛。

是的，他们确实不是在比赛！

前面那台拖拉机上的驾驶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姓凌，名叫志斌，向阳大队民兵，是个肯学肯干的好青年。别看他细眉秀眼的，可有一股子闯劲哩。这时候他开着拖拉机，心里想着要尽快地把马草送到解放军手里，那车子开得就象一匹脱了缰的野马。

后面这台拖拉机，开车的是个浓眉大眼、腰圆膀粗的彪形大汉，三十五六年纪，他就是向阳大队民兵连长严正明。他见志斌在前面把车子开得象长上翅膀似的，心里是又高兴

又焦急。高兴的是，志斌为了战备，劲头多么大啊！那么为什么焦急呢？拿他的话说：“志斌那车上有‘定时炸弹’！”

这批马草是解放军野营拉练用的。早在稻熟时节，解放军向向阳大队付款订购了两万斤马草。大队党支部为了使战备观念在群众中扎根，特地把马草分散存放在群众家里。两天前，向阳大队党支部书记老耿同志，接到了公社党委的通知，说是解放军野营拉练来到了八面山，要求向阳大队党支部立即组织力量，把马草运送到八面山的指定地点去。

严正明向党支部请战，拿到了高标准完成收运两万斤马草的战斗任务，当天晚上召开了民兵干部会，从任务要求到发动群众，从人员调配到战斗分工，从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到解决的办法，统统都作了再三的考虑，详细地进行了分析研究，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第二天一早，向各生产队发出了通知。贫下中农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表示要挑最好的稻草给解放军喂马。为防万一，临收运前，严正明等还对各家各户的准备情况，有重点地进行了检查。工作是做得够到家的。可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还是发生了。

向阳大队第六生产队，有个社员叫钱有福，是富裕中农。他自己也闹不清他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但他的思想和他的名字倒是名副其实的。他认为有“钱”就有“福”，满脑子想的是钱。他听到了收运马草的消息，回到家里，面对着家里那台织草包袋的机器，心里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翻腾着。他老婆问他：“怎么啦？”他说：“解放

军付款定购的两百斤马草，我把它织成草袋了，现在交不出马草，你看怎么办？”他老婆一听：“啊哟，那你怎么不留两百斤呢？”钱有福说：“留下两百斤？你说得倒轻松，一担稻草卖给国家只一元五角钱，放在家里在这机器上一变，就能变成好几元，这算盘……”他老婆说：“那——赶快买两百斤来补上！”

两人正在合计，忽听正明和志斌一连叫：“有福！有福！”有福心中一惊：“我这两百斤马草还没有着落，他们就来要了！”想着，连忙强装起笑脸，开门迎了出去。

正明说：“有福，明天收运马草，马草准备好了吗？”

钱有福吞吞吐吐地说：“按时交货就是了！”

志斌实在沉不住气，想要开口，正明用拳头在他屁股上捅了一下，他只好又把话咽了下去。正明对钱有福说：

“有福，这是关系到战备的大事，可要保质保量！你就好好准备一下吧！”说着，走了。

志斌闷着一肚子气，走出钱家院子门就说：“正明哥，我看他家堆了那么多草袋，讲话又吞吞吐吐，两百斤马草会不会被他用掉了？”

正明“嗯”了一声，对志斌说：“志斌，马草是战备物资，我们要象解放军那样，树立起立足于‘打’的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现在我们先去把拖拉机检查一下，我们这运输兵还得来一次实战演习哩。等检查好拖拉机，我们再和钱有福好好地谈谈。”

检修完拖拉机，正明让老耿叫去开支委会了。志斌想：

“我还能老是让连长领着我工作？”这样一想，他单独去找钱有福谈了话。这一回 钱有福的态度倒是很好，不到一袋烟工夫，志斌就高高兴兴地找到开支委会的地方，兴奋地对正明说：“钱有福思想通了，保证没问题。”

正明听了说：“哦？那好啊！”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志斌年纪轻，见识的事不多，头脑比较简单，思想也还比较单纯。”想到这里，他问志斌：“你是怎样跟他谈的？”

志斌说：“我是学你的办法。嘿，真灵！我耐心地对他说：‘有福叔，解放军付款定购的马草，可不能留在家里织草袋啊。’他说：‘我懂，我懂。我保证保质保量，按时交运。’”

正明觉得钱有福的思想变得快，心里不大放心，就对志斌说：“支部决定晚上开个动员大会，进一步提高大家的战备观念，你去叫他参加。”

这天晚上的动员大会，开成了“支前”誓师大会。正明回家后，他躺在床上，把可能发生的事及防止的办法重又理了一遍。他又想起队里有一种稻草，后期施过剧毒农药，不能喂马。虽然早已向社员多次交代过，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第二天，收购一开始，他特地又对供销社负责马草质量验收的老李同志关照说：“我们这里的新丰七号稻草不能收，特点是秆粗，叶特别宽，你多留意点！”老李同志说：“好，你放心好了。”

收运开始了，贫下中农挑着一担担稻草，从村子的

各条通道涌向收运点。老李同志看看贫下中农挑来的都是上等稻草，越看越高兴，越看越放心。心里一高兴，思想上松了劲，就把正明关照自己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当正明接待好来联系马草收运业务的解放军同志回来时，老李同志才想了起来。他“哎呀”一声，对正明说：“到现在为止，收下的这些稻草里面，是不是有你说的那个什么号，我忘了仔细检查。”

在这同一个时候，老贫农阿根爷爷从散落在地上的乱草里发现了几根新丰七号稻草。阿根爷爷气得发了抖，他哆嗦着手，把那几根稻草递给严正明，说：“正明，你好好地查查，不知是谁干了这伤天害理的事！”

正明一听，忙问：“已经运走了几车？”老李同志说“两车”。阿根爷爷说：“这草就落在乱草的面上，我看刚运走不久。”

正明问：“刚才开车运走的是谁？”

阿根爷爷说：“是志斌。”

正明想：“这马草是解放军野营拉练用的，流动性大，说不定一运到就往下发。农民种田要耕牛，解放军的战马要拉炮，要运其他战备物资，马草出了问题，直接关系到战备。”想到这里，心如火燎，但是仍显得非常沉着，他从容地对记账的人说：“把这以前和以后收下的划上记号。”又叫老李赶快向解放军摇电话。接着，关照在场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先别声张。”回头又对阿根爷爷说：“你去把情况向老耿汇报一下。”他在分把钟里安排好这一切。

这时，他听见老李打电话的声音：“喂！喂！……什么？占线了？要多少时候？我有急事啊！”正明一听，事不宜迟，就急步流星地朝正在装车的二号拖拉机走去。他顾不得还只装了小半车，“刷”一下，跳上了驾驶座，动手就要发动。二号机手见正明脸上那严肃的神情，忙问：“连长，什么事？”

“紧急任务！”正明一脚踩开油门，把操纵杆一拉，二号拖拉机就“哒、哒、哒，嘟——”地飞上了公路。

就这样，志斌在前面跑，正明在后面追。开头，志斌为了把车子开稳，速度还留有一定的余地。严正明呢？为了要追上志斌，不用说，他开的是全档车速。因此，两台拖拉机之间的距离慢慢地在靠近，一千公尺，八百公尺，五百公尺，……最后只相差百把公尺了。志斌猛听得背后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心想：“是谁呀？听这响声，不简单哪！”心里这样一想，不由得回过头去一看，见开车追来的正是连长，心想：“好家伙，连长和我比赛来了。”他想起了正明平时说的话：“要象解放军那样，树立起立足于‘打’的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心想：“是嘛，打起仗来，开车支前，要分秒必争！”他下狠劲一踩油门，加足了马力，一号拖拉机“呼”一声，象插上了翅膀似的飞驰而去。

严正明见志斌加足了马力，车子开得更快了，心想：“这小鬼以为我在跟他比赛，不行！看他这冒冒失失的劲头，一运到就会七里八拉地往解放军野营仓库里扔。要是问题真在他车上，就会增加更多的麻烦！”他暗暗给自己下了

命令：“快，一定要追上！”可是一看油门已经不能再加大了。这时，他沉着地对自己说：“沉住气，把现在这个距离稳住，千万不能再拉下来。”

正明开的二号车，离解放军野营仓库还有七八十公尺，志斌开的一号车已停在仓库门前。正象严正明所料想的那样，志斌跳下车就急忙动手去解车上绑扎马草的绳索，严正明放开他铜钟般宏亮的嗓门，大声喊：“慢着——。”说时迟，那时快，正明已经把车开到，他跳下车，一把拉住志斌的手，说：“志斌，如果打起仗来，你这样冒冒失失的可不行。”

志斌一看正明脸上那严肃的神情，再看看他那小半车马草，才知道是特地追他来的。忙问：“正明哥，出了什么事？”

正明说：“你车上可能有‘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志斌不觉吃了惊。正明从志斌车上翻拣出一捆经过伪装的新丰七号稻草，志斌一看，更是吃惊不小，他抓着自己的头皮说：“真该死，我装车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正明说：“我们干事情要认真，干，应该多想想怎么干？多想想阶级敌人会怎样来破坏和捣乱。”

在场负责质量验收和帮助卸车的解放军同志，从严正明和志斌的神色上，看到了严正明手中那捆稻草问题的严重性，可是还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他们问严正明：“同志，这捆稻草有什么问题呀？”

严在明把事情讲了一遍。原来，这新丰七号是向阳大队科学实验中心小组新培育出来的第七个优良品种。为了大面积推广，大队党支部把这个品种交给第二生产队进行大田繁殖，第二生产队在繁殖过程中，配合大队科研中心小组在种子田里进行了农药药效对比试验，在生长后期用过一种毒性很不容易挥发的剧毒农药，后期用过这种农药的稻谷，要放很长时间人才能吃。严正明最后说：“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把这种农药用在种子田里的，这稻草也可以肯定不能马上用来喂马。”

志斌说：“嗨，要不是你来，我冒冒失失地扔下它，问题可就大了。”

严正明爽朗地说：“这是关系战备的大事，我怎么会不来呢？这是我的职责。”解放军同志听了，激动地说：

“向民兵同志学习！学习你们高度的战备观念和对革命负责的精神！”正明说：“向解放军学习！”他伸出长满老茧的大手，满把地握住了解放军同志的手。紧接着来了个军民合作除毒草，把志斌车上的马草细细地全部翻检了一遍，又翻出了两捆有毒的稻草。

志斌在翻拣完自己车上的马草以后，心里想：“这种稻草是哪一家拿出来呢？昨天检查马草时，钱有福说话吞吞吐吐，会不会是他……”这样一想，就开着快车赶回大队去了。

志斌回到村上，决心要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他对自己说：“这回，可不能再冒冒失失了。”他去跟阿根爷爷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找有福谈谈，把事情弄清楚。

志斌把钱有福叫到大队办公室。钱有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里有些惊慌。志斌和气地叫他坐下，钱有福见志斌态度和气，心里平静了一些，用试探的口气问：“志斌，有什么事吗？”

志斌平心静气地问：“你今天交的马草，是自己的还是向人家买的？”

钱有福不知道自己交的马草有什么问题，就说：“是自己的。”

志斌想：“钱有福是六队的，新丰七号稻草只有二队贫下中农才有，钱有福说自己的，明摆着不老实嘛。”这一想沉不住气了，提高了嗓门，说：“你不老实！你为什么要把新丰七号稻草卖给解放军喂马？”

“新丰七号？”这对钱有福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心里想：“莫非‘铁算盘’他……”越想越害怕，越怕就越不敢说话，吓得他浑身发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志斌呢？钱有福越不说话，他心里就越火，他放开喉咙大声说：“你这是……”志斌的话讲到这里，象断了线的广播喇叭，突然不响了。为啥？原来坐在他身旁的阿根爷爷这时候在他衣角上重重地拉了一把。

阿根爷爷见志斌火了，怕他给有福扣大帽子，关系弄僵了，便把志斌拉到屋外，对志斌说：“要象正明那样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先把问题搞清楚再说。”

真是无巧不成书，说到严正明，这时正好严正明来了。他想听听志斌和阿根爷爷议论什么，所以没有急着说话。志

斌因为背向着严正明来的方向，没有看到严正明走来。他还觉得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就说：“二队把后期用过剧毒农药的稻草，按着正明哥的主张，只分给贫下中农社员当柴烧，阶级敌人按分配政策应得的部分，是拿另外的柴草补给的。在这收运马草的节骨眼上，贫下中农谁也不会把有毒的稻草卖给阶级敌人，这件事我可以肯定是钱有福干的。”

这时严正明开口了，说：“志斌，你对钱有福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应该把事情看得更复杂一点。”

原来，阿根爷爷向党支部书记老耿汇报了以后，老耿立即派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严正明回村以后，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早在一个月前，钱有福为了织草袋，向二队社员买过两百斤新丰七号稻草，不过据钱有福隔壁的一个社员反映，这些稻草早就不见了，可能是编成草袋卖出去了。可是，刚才严正明到钱有福家去，见他家堆稻草的地方还残留着不少新丰七号，样子和混在马草里的一样，那么这些稻草又是那里来的呢？正明这样想着，便拣了一把稻草，来找老耿。两人经过详细的分析，认为很有必要找钱有福好好地谈谈。

这时候，志斌觉得问题复杂，要严正明和钱有福谈，正明说：“不，志斌，还是你和钱有福谈吧！”志斌说：“我？不行。”严正明说：“怎么不行哪，练嘛，解放初，我还不是光知道背着红缨枪闹着玩吗？阿根爷爷，你说是不是？”阿根爷爷捋捋胡子，乐哈哈地不断点着头。志斌鼓足了勇气，说：“好，再来过，怎么个谈法，你们俩给我参谋

参谋。”正明和阿根爷爷齐声说：“好！”末了，严正明还说：“钱有福私心重，但是他对社会主义还是拥护的；他要搞家庭副业，我们党的政策也是允许的。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他还不会存心破坏战备。我们发现的毒草是经过伪装的，这显然是有意破坏，我们要对钱有福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一个顺藤摸瓜。”

这一下，志斌心里豁然开朗，办法也有了。回到办公室，他先把正明拣来的一把稻草往桌子上一放，对钱有福说：“你今天交的那草，有问题是事实。不过，我们相信你不会存心捣鬼，可能是有人欺你贪利，钻你的空子，破坏战备，……”不等志斌说完，严正明接过话头，说：“那家伙还欺你胆小怕事，不敢说实话，想要你给他承担罪责。你看，他的算盘是够如意的了，你好好地想想吧！”

钱有福一看这把稻草，听着正明和志斌那语重心长的话，这个近五十岁的汉子，竟“呜”的一声哭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了自己上当受骗的经过。

一个月前，他为了织草袋，确实曾向第二队社员买了二百斤新丰七号稻草，拿到家里放在草包机上一试，织袋嫌太短，打绳嫌太硬，用不上。这事被隔壁的地主分子“铁算盘”知道了，‘铁算盘’对他讲：“我家自留田里种的是长秆莲塘早四号，稻草又长又白又软，织袋打绳都是上等料，拿你这用不上的和我换吧，一担换一担，我反正当柴烧，你好派用场，我也不吃亏。”钱有福听了非常高兴，就和他换了。